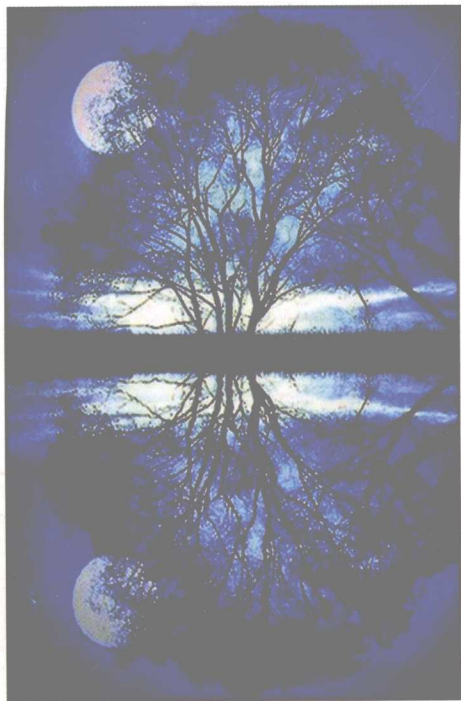


苏盛华 著

# 北岸明月

BEI AN MING YUE



中国文化出版社

苏盛华 著

# 北岸明月

BEI AN MING YUE



中国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岸明月/苏盛华 著.——中国文化出版社,2008.8  
ISBN 978-988-17468-0-1/w.400

I.北…II.苏…III.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591  
中国文化出版社 CIP 数据核字(2008)第080137号

北 岸 明 月

---

作 者: 苏盛华

出 版: 中国文化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zgwh.cn>

发 行: 中国文化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宋庄路3号嘉业大厦

责任编辑: 船 舟

印 刷: 宁夏润丰源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8.25印张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988-17468-0-1/w.400

定 价: 24.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目 录

灵魂出窍 .....	1
唉、西安 .....	7
家乡 .....	12
寻钱 .....	19
三只老虎 .....	31
山菊 .....	36
封井 .....	47
卖猪 .....	58
银圆 .....	64
档案 .....	72
刘家老大 .....	79
植物人 .....	97
弥天大慌 .....	101
太苹果 .....	109
爱好 .....	125
文凭 .....	131
假证 .....	141
故乡人物瞎叔 .....	149
老水 .....	153

浆水罐的一生 .....	156
户口 .....	159
回家 .....	166
夜市 .....	177
还贷 .....	185
腊月的喜庆 .....	192
罪证 .....	206
都市孤独 .....	249

## 灵魂出窍

刚出桑拿中心，李刚就被王军等人堵住。真败兴，吃、喝、洗带来的舒坦和好心情，一扫而光。签了50万的防洪墙合同，够他干大半年。少说也有5万元利润，如能偷点工减些料，轻松拿回10万元不成问题。这令他满意、兴奋，有这，该称他百万富翁了。

当车工时，一月三四百元，只能维持个温饱，做梦也不敢想百万。企业最终没有逃过破产的命运，他也失业在家，自谋职业，最困难时差点买包耗子药。天无绝人之路，他从包工这路上跌跌撞撞走出来，滚大了雪球，能人模人样的出入娱乐场所，与官员称兄道弟，唤狗一样唤他们了。钱壮人胆，钱是个好东西，有钱能让官推磨，他越有钱就越爱钱，越发喜欢钱生钱的事儿。

有了钱才想起前几年的傻气，为几百元累死累活，为句表扬连续加班。有车有房才倍觉改革开放的好处。如果在工厂，连孩子上大学也得去贷款。这使他热爱党，拥护改革，时不时用时髦话教训民工，也与官员有了谈资，“三讲”“三个代表”等等。陌生人还以为是那级官员。悠然自得的生活让他迅速的发福起来，宽大的脸，粗短的脖子，突起的肚子，厚厚的脂肪象要顶破皮似的。

王军让他在朋友面前好没面子，他告别工程处王行长一行。本来该是舒舒服服打牌的时候。这是他上贡的好机会，他

要有意的输,按职位大小,决定输多输少。有钱大家挣,挣钱不忘朋友,没有这些朋友他发不了家,当不成包工头,成不了老板。因此,他得象小姐伺候客人一样的伺候,孝敬这些月工资上千元的朋友。他们也难呀,比工厂强多了,但现在开支大,买房、孩子上学、养老、看病都得花钱。而他们往往是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明拿人家的吧,怕被说成是受贿,但又不能不拿,于是就有了打牌这一绝招。

一看王军,他就上火。当初雇人时怎么看也不象个刺头,谁知还组织起一盘散沙的民工。那又旧又脏的工作服,乱成一团的头发,失神的眼睛,跟叫花子没有多大区别。那单薄的身体,哪象个干活人。但选好人上车时,一个人突然变了卦,他一喊跑来七八个。劳动力富余,不光是农村,失业的城里人在这里从早等到晚,还有人等不到活。王军跑得最快,并以飞快的速度上了车。

当了几年包工头,他学会了对付讨钱的民工。他不吵,坐下慢慢地谈、聊、海阔天空。他觉得吵闹有失身份和体面。他已是人五人六的人物,虽不能说呼风唤雨,但有知名度,可在人前说大话。不论怎么谈,他都不会定下付工资的时间,一天拖一天,有钱也不想付,他只喜欢钱进,不喜欢钱出,夏收、秋收、开学、过年,民工最需要钱时,他会出门旅游。当然他不会一溜不见人,让民工白干活,只是迟付,让钱在自己帐上多留一阵,用它做资本。

“钱我会付。”他把民工叫进茶馆,给他们沏上茶说:“不会让你们白干,只是公路段没给我付,我拿啥给你们付。”

“雇人时你说的清清楚楚,干完活就发钱,决不欠,三个月过了,你一分不给是啥道理?一家人就靠我在外边挣,拿不到钱,咋活?”王军看他一眼,又示意同伴,但没人领会他的眼

神。王军生气地瞪他们一眼又说：“我家没有地，一月的面粉也靠我挣，再不付，我家可得断顿。”

“村上要提留，快逼死人了，没钱人家要拉粮，没粮我们得饿死。”另一民工急了。

“娃考上大学，一年6000元学费，快愁死人了，干了半年也就为了孩子，没钱，学校可不说这话，你说我咋办？”还有一个说。

“我父亲病重得躺到了医院，没钱人家不给做手术，这是救人命啊！”

“……”大家七嘴八舌的说了起来。家家有本难念地经，人人想过好光景。一锅饭，你多吃一碗，他就得少吃一碗，李刚见多了讨工资的，听惯了求情下话，看多了就自然觉得正常。每人都有理由，可他们拿去了，自己下个工程靠啥投入。公路工程一般只包给下属公路段或工程处，技术、质量由工程处管理。工程处统管钢材、水泥两大主要材料，石头、沙子及干活的任务交给这些包工头。因此，包工头想干活得有钱做前期投入。市总段挪用公路款修办公楼、家属楼，窟窿没法补，就用后边工程款清前边工程款，一年拖一年给包工头付款。公路上包工头不少，可赚钱的人不多，给他领工的刘子厚就因亏本，变成了打工仔。

他刚入道时，不懂这个行当，不知上贡才不停地返工，修修补补，不但没挣还赔了几万。这是比失业更凄凉的事，吃不下，睡不着。民工讨工钱，石料厂催货款，逼得他有家不能回。妻要离婚，亲友怕他借钱躲鬼似的躲他。他绝望了，破罐破摔，反正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他要死狗，耍混球。没想到这反倒使要钱的变了态度，给他说好话求情，出主意想办法。那里跌倒那里爬，石料厂老板给他借钱让他请客送礼，再包活，老板知



道他亏在何处,他也当过包工头,挣了钱开了石料厂。

“哪块骨头都有肉。”老板说“关键看你会不会啃,会啃吃肉,不会啃咬骨头。”

“怎么啃?”他一脸诚恳。

“包到活先算帐,用多少工多少料,从哪里挣钱?适当偷点工,减点料,利益就出来了。这要巧干,何为巧?人际关系为巧,巧了就不返工,不浪费,偷工减料不深究。”

“偷工减料出了问题咋办?”

“巧干就不会出问题,比如桥梁不减护坡减,因为桥天天载重,洪水几十年才一次,里边的门道多着呢!这要你一点点地琢磨。”

交一次学费,他成熟了。象当年开车床一样,边干边琢磨,边干边请教老包工头。他也精了,工程越包越大,钱越挣越多,心越来越黑,有民工寻死,他扔给根绳子让上吊,一下黑住了所有闹事的。

“老板救救我全家吧!我都借不来面了。”王军哭着跪下,其他人也纷纷跪下。他一楞神,又立刻镇静下来,茶馆里的人都往这里看,不能让他们再闹下去,必须结束这一切。

“都起来,等几天给大家先发一部分。”他站起身想出去。可王军抱住他的腿,其他人也抱住他的腿,齐声说:“给个确定时间。”

“后天上午十点,在工地发。”他妥协了。

“好,我们等你!”

一出茶馆,他觉得象被人扇了耳光,他感到人们好象在戳他的脊梁骨。茶馆是县城的信息舆论中心,当年从这里就传出一个关于县长和书记的民谣:“全县干教(干部和教师)没钱发,工资不知在哪哒?工人全部把岗下,农民愁的要死啦;县长

买了个伏尔加，书记气的把脚跺，日他妈，管他有钱没钱发，咱也买个桑塔纳。”他还准备竞选政协委员，他不能让舆论淹没了他。他后悔进茶馆，后悔答应付款。他越想越恼，真想狠揍王军一顿。他被怒火烧昏了头，机械地往前走，不知要走向哪里。这时一辆小车飞过来了，尖利地喇叭声混在市井人声中，他什么也没听见，只知道走路。

跟在身后的王军，飞跑过去，一把推开了他，自己在尖利地刹车声中倒了下去。他醒了，那个让他怒火冲天的人救了他，他跑过去，一把抱住王军，冲向车门，对被吓呆的司机大吼：“赶快，上医院。”

王军满头是血，身上也是血，躺在他怀里，乞求的目光看着他，努力了一下说：“老板，给我借……50元……让我……买袋面……”

王军昏过去了。他大喊：“我全部发。”

其实王军本想要50元，好买一袋面。夫妻下岗，老父病重，妻摆个水果摊，买卖不好做，自己下岗很长时间没找到工作，好不容易找到工作还发不上工资。这两天没了面，他不想空手回去，他是大男人，这个家他不撑谁撑呀！

李老板的话难以叫人放心，他想等到没人处，向老板当场要50元，这样他才心安。但还没等到人少的地方，便发现飞来的车，老板还在走。他一惊，竟不由得跑上前想拉他一把，老板太重了等他用力推出老板，自己却来不及了。

王军是彻头彻尾的解脱了人生的烦恼，他再也不用为一日三餐奔波，所有困难一下子全部解决了，小车帮了他的忙，让灵魂挣脱了无奈的肉体。他自由了轻松了。从抢救室飘出来，看到失望的医生，痛心的司机，不安的老板，就觉得可笑。他不用吃穿，太空人一样飘来荡去。他真想过去拍拍司机的肩

说声谢谢，真想过去握握老板的手说声谢谢你答应付全部工资，可他怕吓了他们。这肉体真他妈的恼人，要吃要穿，让我受尽屈辱，看尽眉高眼底。下回投生，决不去贫困人家，不当狗屁工人。

哭声，哪来的哭声？是妻子，她何时来了？干吗哭哭啼啼？我解脱了，你哭个啥？人都有这一步，谁也躲不过。他想给妻道歉，当年他为得到她，模仿那个教师的笔迹给她写信，并到教师所在的县城发出，才让她嫁了他。这是害了她呀！本来还以为他能给她幸福。他潜心钻研，拼命工作，不怕累脏，成了先进、组长、班长、车间主任，大小也是个人物。如果企业一直红火下去，也许还会干上科长、厂长，可一停产，他的事业断了，生活也成了问题。他给妻鞠了个躬，说了声对不起，就出了大楼。他想司机也许会受牵连，他一看车牌见是电力局的车就放心了，是个有钱单位。你看现在腰插手机，屁股下骑个电奔子（摩托车），三天两头能下馆子吃饭，能上歌厅潇洒的工薪族除了银行邮电就是电力公路铁路等垄断行业。有电力支着他就放心，花销都可以报销，不用担心妻拿不到赔偿。去年银行小车扎死人赔了8万，这是个天文数字，他一生也挣不来，有这钱足够给父亲治病，足够她娘俩花，这样一想，他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能遇上有钱单位的车，撞死得值，如果是穷人的车，车一扔溜了，光埋肉体这一大笔钱，又要给妻肩上加一份负担。他的心情因此好起来，他唱着《走四方》，兴冲冲的走出医院。

## 唉，西安！

孙一甲决定 70 岁生日出门旅游，这个想法一出口，就得到了老伴和儿女的拥护。是呀，从 60 岁开始过生日，年年来一大帮亲戚，置几桌子酒席，忙了自己累了老伴，生日过完了，休息几天也喘不过气来。今年他要改这习俗，去看看大千世界。人生 70 古来稀，他和老伴这大半辈子，出去的很少，除了难得的学习和出差机会，大多时间就在单位按部就班的上班了。他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搞运动，中年以后摸着石头搞改革，毕生大多时间用在了工作上，唯一骄傲的是养育了一堆儿女。现在儿女都成人，里外孙都上了学，该他们享天伦之乐了，他们也想学学年轻人，出门旅游。

地方选在西安，一是几十年没去了想看看它的变化，二是有许多新景区他们从未去过，三是把西安作为第一站，为明年去其他地方积累点旅游经验。说走就走，孙一甲选了一个晴朗的日子，坐汽车离开县城，到市上换乘火车，来到了四百公里外的西安。一出站，孙一甲看见黑压压满广场都是人，便拉着老伴走出广场，到了解放路。30 多年没来了，解放路变的他都认不出来，他还是以前出差来过几次西安，两边的高楼大厦竟相比高，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挤得 6、7、8 路更狭窄了。到了 5 路口他心里豁然开朗起来，街两边的人也不拥挤了，天桥连接起了大街。顺着天桥边走边看，城市的车一辆接一辆，没有个尽头，如果不是红绿灯，他不知道这路口会乱成什么样子。天

桥上零星摆小摊的不断地向他们兜售小商品，还有售假骗人的也不时向他们展示假货，他从报上看到过这些报道，为了不被骗子纠缠，他们离开了天桥。看看已是下午4点，就开始找住所。

火车站附近太乱，他想找一个安静的招待所，住一个礼拜，西安的名胜古迹都去看看。沿着解放路往下走，看见一家大酒店，他对老伴说：“看那不是招待所么？咱们住下吧。”老伴哎了一下，他就和老伴一起走到玻璃门前，刚伸出手要推门，那门就自动打开了，他们愣了一下，走进大理石铺就的大厅。大厅的里边是音乐茶座，比大厅的地面高了半尺，上边铺着红地毯，有一个乐师在弹钢琴，沙发上零散的坐着几个人。大厅的左侧是书吧，右侧是服务台，他们向服务台走去，登记和退房的人不多，他们刚站在台前，一个服务员就问：“你们要住什么样的房间？”“你们有啥房间。”他说：“我们要一间。房价是多少？”“豪华间和标准间都有，豪华间500元打8折400元，标准间300元打7折210收你200元，你要哪一种？”服务员说。他的心里咯噔一下，又问：“有没有便宜点的？”“这已是最低了，现在是春游季节，才推出打折。”服务员说完就去接待别的客人。他看了老伴一眼说：“走，再找找看。”

出了门又找了几条街，看见大酒店大宾馆再也不敢进去，一连跑了十几家小宾馆和招待所，才找到一家干净卫生价格最便宜的招待所，一个标准间打折后收80元。住下后洗了脸又吃过晚饭，躺在席梦思上，孙一甲感叹说：“太贵了，咱两的退休金只够住25个晚上。”“可不，西安的房价怎么这高！”老伴符合道：“这一个礼拜就是560元呀。”“我记得以前的房价可没有这么高，就是省政府招待所一个床位也就10元左右，一个房间20元就能住下，这房价可是翻了几十翻。”孙一

甲叹道：“改革把房价先改上去了。”

第二天孙一甲领着老伴来到大雁塔，这是西安的标志，来西安不看大雁塔就不了解古文化，以前每次出差他都要抽时间来看看。他和老伴是教了大半辈子语文的小学教师，对古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大雁塔是盛唐文化的缩影，是中国儒家道家文化和西方的佛家文化融合后的结晶。在东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大背景下，封建中国的大唐才有了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古文明。大雁塔门前的广场停了不少车辆，白皮肤蓝眼睛的老外三三两两，年轻人居多，他们大都自带相机，选景找角度留影。他把包交给老伴，正要去买门票，突然听见一个小伙子说：“再给200元，门票钱不够。”他一问价格心里又咯噔一下，这么高，他想自己以前看过就不进去了，让老伴去看看，这样还能省一张门票钱。他回头对老伴说：“我以前来过，不去了，我给你买张票。”“那我也不进去了，年轻时候来西安学习我也看过。”老伴说：“门票太贵了，在门外看看算了。”“那咱照张像吧！”他说：“省下钱咱们看以前没有看的景点。”在门前花30元照了两张像，在门外看了看高出围墙的塔，又在一个小摊上吃了扯面，便去小雁塔。

在西安市区游了三天，在门外看了大小雁塔、碑林、钟鼓楼、半坡氏族馆、省博物馆、省政府大楼。第四天他们来到临潼，华清池他们以前去过，在门外看了看就来到兵马俑。来这里的人特多，广场两边停满了车辆，售票窗口排起了长队，他问了一下价格，一张门票120元，两张就是240元，太贵了！不就是些没有表情的陶器吗？看看就要这么多钱，他犹豫起来。240元是他们县乡下一个小学生一年的学费，他心疼起钱来，就对老伴说：“你一个进去吧！我以前看过。”老伴笑了一下说：“怎么从没听你说过。怕是在电视上看过吧！”他也笑了一

下,知道谎言被老伴识破,便自嘲的说:“这不一样么?不就是些泥土塑像么?能比得上思想者、大卫、维纳斯?”“那就不进去了,在外边看看也一样。”老伴会意地说:“儿子下岗费一月才120元,今年的养老保险金还没有交哩,能省就省点吧!”

“明天就回去吧?旅游是游钱哩,这门票好象也比高低似的,一个劲的上涨。”他叹了口气说:“这不是咱这些人游的。”

“给孙子们买些东西吧!”老伴说:“要不回去孙子问起来,咱们给啥?”“那就买些纪念品吧!”他说:“咱们不是来西安旅游么?”

旅游商店里的东西贵得出奇,逛了好几家商店都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价廉物美的东西。出了商店又逛小地摊,商店有的小摊上也有,而且价钱便宜了许多,他决定给孙子们每人买一个铜马车。商店里500元的东西,地摊上才要50元,他一次买六个就把价杀到了35元,6个一共210元。老伴在挑铜马车,他站起来掏钱,可一摸口袋,里面空空如也,他想是否放在了别的口袋,可所有的口袋都摸遍了,全都没有。钱是装在衬衣口袋的,还用别针别住了出口,怎么会没有呢?他突然发现马甲上有一剪开的小口,口边的布参差不齐,他解开马甲,发现衬衣口袋也有一小口。“钱丢了!”他惊叫道:“遇着贼了!”老伴站了起来,惊诧地望着他,地摊主惋惜的望着他叹了口气,将铜马车又摆回原来的位置,去招徕别的顾客。他们离开了地摊,在老伴的目光中,他又检查了一回每个口袋,试图找点什么的意图再次破灭,钱是千真万确的丢了,怎么找也找不回来了。所有的兴致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破坏了,出门的大部分钱由他带,老伴只带了他们的零花钱。虽然天色尚早,他们已毫无游心,看见街上的所有人,都觉得象个贼,象偷了他们的钱似的,都害怕他们如剑的目光,本来还打算给老伴买身

衣裳呢。

回到了招待所，老伴算了算身上的零花钱正好 136 元，他们回家的路费总够了，就不用担心回不了家。晚饭他们不敢吃扯面，怕回家的路费不够了，花 1 元钱买了 3 个馒头，老伴 1 个他 2 个，馒头和开水刚填饱肚子。招待所的服务员就催着他们交今晚的房费，他们才想起房费问题。他想如果交了房费，明天他们就回不去了，西安连个熟人也没有，借都没地方借。他想给服务员说说求求情，能不能少交点优惠优惠，出了门谁又没个难处？他和老伴来到服务台，给服务员说了大半天，说在兵马俑丢了钱，能不能少交点，不然他们明天就回不去。服务员抱怨说你们怎么不看好自己的包，没听说西安是全国小偷最多的城市么；去年在纺织城小偷偷了包主人去追被杀了，遇着你们算我倒霉，少收你们 20 元，交 60 元算了。他算了一下加上 20 元押金，明天可以回到市里，市上有他不少同学和学生，借几十元回家不成问题，他交了 60 元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就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老伴也失眠了，西安的夜是嘈动的，市井之声敲碎了玻璃，挤进耳鼓。朦胧中他听见老伴叹道：“哎，西安！”



## 家 乡

到了村口王成让司机停下车，他不能让车一直开到家门口，这是村子世世代代的规矩，从前不论官做到多大进村都得在村口下轿，不论钱挣的多么多进村都得在村口下马，后来有了自行车，但也不能一直骑到家门口。这是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打开车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夏日的太阳似乎把地球都要烤焦，满世界都是不断膨胀的热量。下了车取出包背在肩上，然后对司机说：“小田你回吧。”“王局长我下午接你么？”田司机问。“你去休大礼拜吧，明天下午我给你打电话。”说完他转身向村里走去，夏收时节王家庄的山山岭岭是一片金色的麦浪，金色的波浪中的黑点是忙碌的农人在收获他们的成果，原野上回荡的是“算黄一算割一，算黄一算割一”的鸟鸣。这是他的老家，是他的先辈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是他的父老兄弟至今还栖息生存的地方，是他从18岁离开上大学至今24年来无时无刻不魂牵梦绕的地方，也是他心怀愧疚的地方。

村街上除了偶尔可以见到有几个玩耍的孩子外，看不到一个大人的影子，“三夏大忙，绣女下楼”这是村上流传的古话。到了家门口见大门紧闭，他不知道里边是否有人，在抬手拍门的一瞬间，他突然想起了大哥5年前求他免去老寡妇王刘氏农业税被他拒绝后那失望的眼神。母亲生下他就去了另一个世界，自他10岁那年父亲给生产队开山修水渠炸石放炮而亡以后，长他11岁的大哥就是他的依靠了，他的求学之路